

女书倾城

青瞳



媚媚猫
携绝艳《青瞳》
大气降临

最具震撼之美的《青瞳》三部曲完美大结局

“青瞳之大出天下” 玉龙出海 → “青瞳之大争天下” 谁与争锋 → “青瞳之大容天下” 家国相容

这是一部“铅字电影” 翻开封面，超乎想象的文字震撼瞬间磅礴而至！

那个双瞳清澈的美丽女子，有没有一个人，能让她“抛家弃国”一再回眸？

悦读·纪
悦读·纪
www.getbook.c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此别难重陈	1
一	1
二	6
三	10
四	15
五	19
六	26
七	31
八	35
九	39
十	44
十一	48
十二	50
十三	55
十四	58
十五	62
十六	66
十七	70
十八	74
十九	80
二十	85
二十一	90
二十二	94
二十三	99
二十四	105
二十五	111
二十六	115
二十七	120

第二章 明朝且莫做思量.....	125
一	125
二	131
三	134
四	139
五	146
六	151
七	156
八	161
九	166
十	171
十一	176
十二	179
十三	184
十四	188
十五	193
十六	196
十七	202
十八	205
十九	209
二十	213
二十一	218
二十二	225
二十三	230
第三章 男儿试手补天裂.....	235
一	235
二	241
三	247
四	252

五	255
六	260
七	267
八	272
九	278
十	285
十一	294
十二	299
十三	303
十四	307
十五	312
十六	316
十七	321
十八	328
十九	333
二十	337
二十一	342
第四章 人间所事堪惆怅	345
一	345
二	349
三	353
四	356
五	361
六	365
七	369
八	373
九	377
十	381
十一	385

十二	387
十三	392
十四	397
十五	402
第五章 今古山河无定拒	408
一	409
二	414
三	419
四	423
五	430
六	436
七	441
八	447
九	452
十	457
十一	461
十二	466
十三	471
十四	476
十五	481
十六	487
十七	491
十八	495
十九	501
二十	505
二十一	510
二十二	515
二十三	519
第六章 云牵豪情到天外	525

一	525
二	530
三	533
四	538
五	541
六	547
七	551
八	554
九	558
十	562
十一	566
十二	570
十三	574
十四	577
十五	580
十六	583
十七	586
十八	590
尾声	594
番外——赵如意	597
番外——花笺	603
番外——苑爰（一）	609
番外——苑爰（二）	615

第一章 此别难重陈

此别难重陈，花深复变人。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
物候催行客，归途淑气新。大漠今已远，魂梦暗相亲。

一

天还没有放亮，大地似乎被罩上了一层带着冰碴的蓝色水膜，又潮又冷。

冬日凌晨，正是人们最眷恋暖被窝的时候，可是大苑兴州城城门外却已经各自聚集了几十辆货车。

这些人都是南北的行商，有人要进城，有人要出城，他们的车子里装满了各种货物。赶车的三三两两站在地上跺脚哈手，等着卯时开城门。

守门的士兵做事也明显认真起来，天没亮就已经到位，做着开城门前的准备，文书、登记册、平安牌子，这些都要提前安排好。兴州衙门的差役也等在一边，另一队士兵则按着腰刀，在城门前列队，防备突发情况。

车队中有一部垂着帘子的马车，车子只是半新不旧，算不得豪华，拉车的马儿也不过是匹秃毛的驽马。但因为是打仗期间，马匹买卖受到限制，贩马不但管制严格，且必须统一卖给官府，再由官府统一配送，不能由民间自由流通，所以这辆用马拉的车在一众骡子和驴拉的货车中也算显眼了。

赶车的五十多岁，干干瘦瘦，满脸风霜。他用力搓了搓手，向车里问道：“四少爷，这天实在冷，小的带了些烧酒，要不要喝一点抗抗寒气？”

车里传来低低的回应，“不用了，你也别喝，少奶奶闻不得酒气。”

赶车的都已经把酒葫芦举起来了，闻言只好又挂回去，喉咙里干咽了一口口水。

离开城门还有一段时间，门外的运货的人都是临近郡县的，大多认识，那赶车的人不能喝酒，显然觉得无聊，便和周围熟识的人打着招呼聊起天来。

随着天色渐渐亮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门前等着，门口堆不下，便蜿蜒蜒蜒一直排出老远，哈手跺脚的声音几乎连成了鼓点。

兴州作为大苑连接南北的重要城池，虽然一直人流不断，却也没有最近这般兴旺，现在每天出入的人流量几乎比以往增加了四五倍。

原来打从开战以来，朝廷便下达了一系列新政令，其中有一条大幅度裁汰了官道上的收税关卡，只在十几个大区域一次性征税，这样做既可以节省税款收集运转时间，又可以节省放在路上关卡的大量人手。

最初政令从京都颁布下来之时，大家并不看好。取缔了小收税关卡，那么为了平衡，大关卡的税额必然十分高昂，岂不是抑制了商人的积极性？

但是实际走一趟商路下来就会发现，不用层层盘查，不但朝廷节省了税银的转运时间，商人们也节省了货物的运输时间，并且少了层层关卡都要递上去的人情银子，总数还是划算得很，所以商人的走动还更加频繁了。

更加上几个临近城郡、临近州府归在一个区域内，在此范围内小规模倒腾货物，成本更是低廉。经商的门槛低了，利润厚了，于是大苑商业一时活跃无比。对商人来说，打仗又怎么样？只要没有打到身边来，就不能打消他们挣钱的热情。

这些商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本领，无数以前市面上不能轻易见到的货物也纷纷出现，虽说都是小范围经营，但架不住人多啊。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从前一个大商人就能控制市场的局面恐怕不会再有了。现在如果出现粮荒之类，朝廷即便不打压，这些无孔不入的小商贩自己就能把物价平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除非遇到极为珍惜的商品，比如只有南方出产的南珠和西域才有的琉璃之类，的确还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商贾才有办法买卖，只好随他们定价，不过这类奢侈品不关系民生，想动摇社稷根基也办不到了。

到了卯时，城门准时打开，进城的和出城的排成两队，接受守兵仔细盘查之后才放行。轮到那辆小马车，守兵认识这个是兴隆车马行

的车把式，就打了个招呼：“老余，你这起得倒是早，今天这么早就有生意？”

车把式老余摇摇头，“不是生意，车里是我家四少爷，少奶奶身子有些不舒服，去回春堂瞧瞧，去晚了可就排不上号了。”

守兵点点头，回春堂有两个坐堂的名医，看病是极难的。他打开车帘，小小的马车一望到底，车中坐着一男一女，有家底的人家成家早，男子面容白皙，还是少年模样。女子满脸青白，有气无力，车中燃着暖炉，女子仍是一副冻得发抖的样子。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客气地道：“请少爷下车来，按规矩要检查一下车里有没有夹带。”

老余连道：“好说好说。”说着，老余扶着车子让少年跳下来，然后伸手进去，搀扶出那个面色青白的女子。女子眉头皱得紧紧的，眼睛也闭着，似乎浑身无力。

那少年长得文文弱弱，一下车似乎被寒气激到了，不住地踉跄着碎步。女子更是一下车嘴唇就透出青气，全身哆嗦起来。

兵丁见这二人病的病、弱的弱，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车又小，没有什么夹带的可能，快地检查一遍就让他们回到车上了。

少年似乎冻得手发麻，道了声谢就在老余的帮助下扶着女子回到车上，鞭子虚虚一响，马儿打个响鼻就拉着车走了，看方向正是城北回春堂。守门的兵丁还回头望了一眼，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人身上，全然不知道自己刚刚放过了什么。

再看车中，那面容白皙的少年脸上焦急一收，露出一副和他面容绝不相称的气质来，他轻轻道：“奇怪？这已经到兴州了，城门还没有盘查人口？我还当会九城戒严呢，难道他们丢了皇帝也不准备找了吗？”

他的声音极低，几乎细不可闻，赶车的“老余”却立即听到了，他用极细的声音接口道：“属下也觉得奇怪，城门盘查的还是货物，苑人会不会……内紧外松，等我们露出破绽？”

四少爷摇摇头，“不像。”伸手将暖炉中熏香灭了，熏香那带着微弱甜味的气息散去之后，车中女子眉间微微动了动，似乎有些不舒服，喉咙里也轻轻呻吟了一声。

少年一直凝视着她，见状柔声道：“嫌睡得不好了？可是安息香闻得太多了对身体有碍。没办法。”

女子对他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呻吟一声，眉头更皱了起来。少年伸手在那女子眉头轻轻揉搓，替她展平纹路。女子似乎觉得舒服了一些，眉头渐渐打开，身子缩了缩，又睡得沉了。

少年模样的男子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子，虽然做了些改妆，却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他忍不住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双熟悉的眼睛，青白色的妆粉下，闭着眼的她看上去比以往多了些温润淡雅，并没有一丝凛冽。

九五之尊又如何？怀中的她，瘦得只有薄薄一层。

少年将盖在她身上的夹棉披风又紧了紧，他眼中渐渐蓄满了温暖，一串轻轻的歌声不由自主从喉咙里溢出来——

“风儿带来天神的消息，天神说，让我做你的可汗！

无数勇士追随着我，战旗遮蔽了云朵，铁矛多如牧草，我越过高山，穿过草原……

雄鹰带来天神的消息，天神说，让我做你的可汗！

我是天上炽烈的太阳，而你，我美丽的新娘，就是晚上皎洁的月亮，让我投入你温暖的怀抱，放下长枪，慰藉忧伤……”

前面只是轻轻地哼唱，唱到“让我投入你温暖的怀抱……”这一句时，少年忍不住将头低下，贴近她的耳朵。

这两句女子在梦中也听到了，她想必是嫌吵，微微一动，露出些不耐烦，随即颇有些霸道地伸手将他一推。少年眼中闪过一丝好笑的神情，便住了口，只剩下马车辘辘的声音，伴随她安静的睡眠。

如果有人对他们有怀疑，一直跟着马车的话，就会发现车子果然一直到了回春堂门前等着，坐堂的大夫诊了脉之后宣布收治，这个病

人和少爷就留在回春堂了。多少有点家底的人有条件留在医馆治病很正常，一切都没有丝毫破绽。

夜间，面色青白的女子才悠悠醒来，微微咳嗽了一声，缓缓睁开眼睛。

被称做四少爷的少年就坐在她身边，摸了摸她的头发，道：“这一觉怎么睡了这么久？饿了吧，想吃点什么？”说着伸手将她扶着坐起来，拿过一个枕头放在她背后给她靠着。

女子顺着他坐起来，先凝神看了看四周，问道：“阿苏勒，我们到哪里了？”

萧图南轻声道：“兴州，今天早上到的。”

青瞳默然不语，许久才道：“走得也不算太快，十天了，刚到兴州。”

萧图南轻笑不语，走得再快还能快到一眨眼就回到西瞻吗？一天了还在大苑的领土上，求稳就远比求快重要。

萧图南这一次是下了大本钱的，他们这些天经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提前安排好接应人员。每一个打尖歇息之处，或农舍，或闹市，或荒村，无论哪一处，都是早早安排了人在那里开店经营，甚至有住了几十年的老住户，绝对没有一处是仓促安排的人员，更没有一处要露宿旷野。像这样安排下来，远比一直找没有人迹的道路行走安全。

这肯定不是临时起意能做到的，西瞻埋伏在大苑的暗桩这一次出动了五成以上。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多年的埋伏，这一次之后就全都不能用了。加之上下联系人员，损失超过八成，恐怕十几年之内，西瞻对大苑的探子网络也难以恢复到原来水平。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萧图南眼光在青瞳脸上流连一圈，满意地笑了。

二

青瞳凝视着他的脸，到现在她还觉得有些恍惚，看着近在咫尺的阿苏勒，他们两个就面对面坐着，他就笑咪咪地看着自己。这场面梦中出现过，以至于青瞳现在还觉得自己在做梦，也许一觉醒来，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她还是在军营战场，小心策划，准备随时给他致命一击。这么想着，她眼中明显流露出暖意，倒有些不情愿、不愿意让这个梦醒来了。

“你这个眼神我喜欢。”萧图南轻轻笑了。

青瞳叹了口气，不用自欺欺人，自己哪有做梦的权利？这一切都是真的了，自己真的被他从军营中劫走。萧图南摸了摸青瞳的手，拿过一杯热水递到她嘴边，“喝点姜水！这几天你的手脚怎么越来越冰凉，有那么冷吗？”

青瞳心不在焉去接杯子，萧图南的淡淡的聲音又传来，“拿稳点儿，小心点别打碎杯子，上次你用碎瓷刻在客栈里的字，我的人费了好大劲才刮下来。”

青瞳脸色一变，停在半空僵住了。萧图南将杯子递到她手中，“看你吓得脸都青了，这样下去很快就不用化妆了。”

青瞳沉默了一会，捧着杯子吸溜着喝起姜水，热热的姜水放了红糖，喝着本该暖心暖胃，却不知为何进了肚子倒化成一腔冰寒。

她将整杯姜水都喝完，长长吐了一口气，道：“阿苏勒，我饿了。”

萧图南对她的反应有点意外，停了一下才问道：“想吃什么？”

“以前在振业王府你给我吃过的那种饼，和着剁碎了的马肉蒸的那种……”

“哦，图齐鲁。那是我们西瞻人过年吃的，怎么突然想起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想吃，记得那个真香啊，好久没有吃过了。”

萧图南轻轻一笑，“那你多等会儿，图齐鲁做起来很费时间。”

他走出去轻轻掩上门，低声向门外吩咐几句。门外的人有些着急，“四少爷！我看她不安好心，图齐鲁是西瞻食品，在兴州有人吃这个难免惹人怀疑。”

“我知道。”萧图南面容沉了下来，“她想试试我们能做到哪一步，做吧，让她死了逃走的心思。”

“可是……”那人急道，“现在这个时候大苑马匹控制严格，我们要是杀马动静太大，难保不被人发现。”

萧图南露出狡猾的笑容，“就用存下来的牛肉好了，我看她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时间也没太长，一个多时辰后，萧图南就拿着一张脸盆大小的金黄色大饼进来了，用炉火将羊脂烘烤融进面里，再加上烤酥了的牛肉，饼子真的又热又香。

青瞳接过来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香脆的饼衣在静夜里发出轻响。

“好吃吗？”

青瞳盯着他，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怎么会不好吃？简直好吃极了。”

萧图南看着她，露出笑容，她果然吃不出来，牛肉做的一样吃得挺香。

马上他就惊讶了，只见青瞳一口接一口，简直是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张脸盆大的饼瞬间就少了一半！这……有那么好吃吗？

只需片刻，萧图南就觉得不对了，青瞳每咽一口似乎都要用好大的力气，明显是已经吃得很饱了。可是她动作还是和刚才一样快，还是恶狠狠地咬，恶狠狠地吞，动作中带着点狂意，视这张饼如同生死大仇一般。

萧图南眉头一皱，伸手过去，道：“别吃了，剩下的给我。”

青瞳完全像没有听见一样，更加快了撕咬的速度，嚼也不嚼，用尽力气往下吞。

萧图南喝道：“给我！”

青瞳飞快转过身，背对着他，利用这点空隙时间，将最后一块巴掌大小的饼子整个塞进嘴里，噎得眼泪也出来了，却直着脖子拼命想要咽下去。

萧图南追过去一把掐住她脸颊，伸手进去要将饼子从她嘴里拽出来。

青瞳使劲挣扎，牙齿闭得紧紧的，一边在他手上撕扯，一边拼了命一吞，整张硕大的饼子就全进了她的肚子。然后她冷笑着张开嘴给萧图南看，道：“果然好吃极了！”

这一顿吃得可真不少，至少是青瞳平时饭量的三倍。

萧图南咬牙切齿地看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青瞳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不愿意跟你走。”她冷笑起来，“折腾不了你，难道我还折腾不了我自己？”

萧图南望着她冷笑，突然抓过她，提起膝盖，在她肚子上轻轻一顶。

这一下力道用得很刁钻到位，青瞳猛然弯腰，干呕一声，将吃下去的饼子一口口又都吐了出来，吐得一片狼藉，一头冷汗，只能趴在床边喘气。

喘过气来，青瞳抬起头，竟然是一脸微笑，“阿苏勒，我饿了！”

萧图南眼角抽动，“你……！”

“我还想吃刚才那种饼，这一次我记得名字了，叫图齐鲁，是吗？”她展颜一笑，“你不如一次多做几个，或许我还得吐！”

萧图南脸色铁青地看着她，“以后你每一顿饭都想这样吃吗？我要只给你拿够你吃的呢？”

青瞳微笑，“那我大概就会胃口不好，连着七八天什么也不想吃吧。”

萧图南脸色笼着一层青气，目光中像是藏着一把尖刀，青瞳笑靥如花和他对视，眼中也是寒光烁烁，半点不怕。

“青瞳。”萧图南终于叹了一口气，“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走了之后，京都军并没有混乱，还在按部就班地备战，你还要这样吗？”

青瞳眼睛霍然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你骗我！十六卫军守卫京都，权限极大，他们只听从姓苑的指挥，武本善绝对不可能压得住！”

萧图南哼了一声，“本事不大，架子不小，比起霍庆阳带领的西北军差之远矣，比之以前的定远军更是拍马不及。放着精锐不要，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支士兵护卫皇城？”

青瞳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十六卫军建制是祖宗留下的，并不是她首创，军官大多是亲贵子弟组成，士兵也必定要有家眷在京中，图的就是一个放心。

十六卫军中将领权限比一般军队更大，且又在京都咫尺之地，要是这支队伍本领也很大，却如何制衡？至于战斗力，那要看在谁手中，十六卫军装备精良，她自信可以用这支军队抵过铁林军。

“我没有骗你，你那个十六卫军是真的没有乱，就在昨天还冲击了京都一个卫城。”他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嗤笑，“只可惜不知哪个熊包指挥的，还没到城下就被打退了。”

青瞳眼光一闪，瞬间就相信了，她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阿苏勒的骄傲，这种事，他不屑于说谎，她的眼神也渐渐柔和起来，冲萧图南点点头，“我信了。”

萧图南眉间顿时闪过一丝喜气，只是他隐藏得很好，转瞬就恢复成刚才风轻云淡的样子，道：“既然你信了，就不要再惹麻烦。刚才吃的都吐了，告诉我你现在想吃什么？”

青瞳苦笑着摇摇头，“我什么也不想吃。”

看见萧图南眉头一竖，青瞳连忙道：“别误会，我改变主意了，明天会好好吃饭，只是现在的确没什么胃口。再给我吃那油油腻腻的，恐怕我真的要吐！”

她犹豫一下，道：“要不你再给我一杯姜水吧，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冷得很。”

萧图南凝视着她好久，似乎她要的不是一杯水，而是一把刀一样，半晌眼光一收，和和气气地道：“好，你等着。”

他到门边吩咐起来，一个人进来打扫，一会儿另一个就进来，送进一壶新煮的姜水来，萧图南做了个手势，那人就悄声无息地退下了。

他提起壶来给青瞳倒了一杯姜水，客客气气地递给她，青瞳客客气气地接过来，两个人都微笑着，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青瞳喝了一杯，示意还要，萧图南立刻又给她倒了一杯，青瞳接过来，一口就喝下去小半杯。

她说觉得冷要姜水不是假话，她也不知为什么，每次醒来都觉得越来越冷，不是因为天气，倒像是从身体里面发出寒气一般，身子也越来越沉重，连呼出来的气息都是冰的。

前几天一着急会突然呼吸困难起来，等她好不容易喘过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冷，开始还是手指尖，逐渐变成手足全冷，如今这冷气更是从四肢向身体蔓延，好像热气敌不过寒风，被一点点逼回体内，照这样下去，没几天就会全身冷透，她恐怕也就比死人多口气了。

三

“青瞳。”萧图南看着她喝姜水，慢悠悠地开口，“有一件事情真的很奇怪，你们大苑的盘查未免太松懈了。你丢了，都没有人着急吗？”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青瞳摇头，“我不知道。”

萧图南眸子里精光一闪，随即换成微笑，将她头发卷起来在手指上缠绕，感受那熟悉的柔软，“我猜你也不会告诉我，你呀，花样可还真多。”

青瞳苦笑，她真的不知道，这些天她清醒的时候少，昏睡的时候多。事发这么突然，京都行营里的事情都来不及安排，哪里还知道兴州为什么这么平静？

不过平静也是线索，至少大苑还没有乱！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结合刚才得到的消息，青瞳可以肯定京都行营的军队还没有帅将分心。皇帝丢了，怎么可能这么平静？唯一的可能，就是军队和各级官员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是谁压下了这个消息？武本善？林逸凡？似乎都做不到。不管是谁，这对于青瞳来说都是难得的好事。现在她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机会逃出去。

一定要抓紧，只要她能逃出去，就能收拾局面，即便打了几场败仗也不算大事。这里还是大苑的领土，她还有机会，若真个到了西瞻，她可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可是要怎么才能逃出去？要是逼得这些西瞻人犯点案子，引得官府注意……

她要是有机会突然大叫或者弄出一身血迹……

如果现在在屋子里放一把火……

她正想着，耳边突然被人吹了一口热气。萧图南笑咪咪地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想坏主意的时候样子最好看，两只眼睛黑黝黝的，简直能把人的魂魄吸进去。”

他微笑着道：“青瞳，我已经上了你一个大当了，带着铁林军快马加鞭跳起你的陷阱里。”他搂了搂青瞳的腰，“要不是想出这个办法，我现在恐怕已经死了，所以啊，无论你有什么诡计，我也不会再上当了！”

他满意地看着她不自在地躲开，虽然脸上是笑着的，眼神里却没有笑意，真的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不介意让她一直到了西瞻再苏醒。萧图南已经不去试图和她拼比智力，自从破釜沉舟地从青州冲出来，却仍然一步步走入她布置的陷阱之后，他就不再试图去和她拼智力。

他用佩服的目光看着这个女子，眼前这个单薄的女人，她能在那样的形式下逐渐设下陷阱，不断用利益和示弱来影响他的判断。前期她的确措手不及，但是后期铁林军的每一场胜仗都在她的安排之下，她不断地设下骗局，不断收紧战场，用越来越示弱的姿态和越来越多的利益引诱他到了大苑的心脏，等他发觉到危险，已经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这是阳谋，造势已经造出，就算你看得清清楚楚，也只能被大势推动，不得不走下去，走进陷阱，走进她的安排。在大苑势头被压制得不能再低，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的时候，只有战局中几个人明白势必到来的战局大逆转。